

東北風雲錄

(廿一)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陳嘉驥

與宋子文交情非凡

宋子文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他到雪寶山看望張學良時，兩人會同遊山上名勝，邊走邊談，彼此常常注視着對方後，低頭不語片刻，看得出兩人的交情是不同凡響的。別人上山留宿，皆另有客房；但是宋子文却與張少帥抵足而眠，暢談終宵，離去時也看得出有依依不捨之情。

宋子文於孫中山在廣州担任大元帥時，已經出頭擔負財政方面的重任。蔣中正總司令領軍北伐，統一全國，宋子文在財政方面也有重大貢獻。抗戰前由他斡旋，取得美國棉麥貸款，對國家建設頗有助益，尤其對共黨退出後的江西農村復原卓著功效更是膾炙人口。宋子文在抗戰前後任行政院長時期，在百廢待舉，開支浩繁的情形下，把緊財政關口，通貨膨脹緩慢有序，使國民政府經濟情形，未惡化至不可收拾境地。

嗣名學者傅斯年以書生論政，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聞後毅然辭職。行政院長一職乃由政學系要員張羣繼任。

張羣就任行政院長後，未能衡量國家經濟能力也不知道通貨膨脹之可怕，實施軍公教每月發薪，按當時物價指數調整，即每月調薪一次。由是在宋子文時代，物價每三、四個月小波動一次，一變為每月物價上漲一次而形成通貨膨脹，軍公教未蒙受其利反受其害。當時的首都所在地的新街口，變成袁大頭（銀元）黑市的大本營，軍公教發薪後，馬上跑到新街口換成銀元，否則隔日即損失不少。一月一調整待遇循環起來，其膨脹速度不是百分之幾，或百分之幾十，而是以倍數上漲，國家財政迅速惡化，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蔣中正就任行憲第一任總統，為了挽救財政危機，提名翁文灝繼張羣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就任後，改革幣制，廢法幣實行金元券制度，金元券維持了不到一個月，即迅速崩潰，其惡劣情形猶甚於法幣末期，由每月一漲，變成天天漲，軍公教發薪後，如不搶換銀元，數日後即無法生活，國事始真不可為。至此人們始懷悟宋子文所作所為，縱有若干不當之處，但在當年遍地烽火之際，若干措施確屬必需，但人民存金四折發放，形同

欺騙失去人心，傅斯年書生論政立意良善，但能窺全國政經全貌，宋子文之去職，實國民政府經濟崩潰主要原因之一！

據說宋子文、張學良曾談及宋之女子與張閻琳婚姻之事。談完之後彼此又云兒女之事吾等實不能預作主張，相顧莞爾而笑。

西安事變時的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夫人傅學文，與張學良感情也不錯，他們到雪寶山探視少帥，並在招待所住了一個多月。張學良與邵力子夫婦朝夕相處，每天談天說地，所以少帥那一個月情緒不錯，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大多是麵包、火腿、可口可樂及水菓等。有一次張少帥夫婦與邵力子夫婦，乘竹轎到山下桃林去摘桃子，邊摘邊吃大家很高興，連說溪口的桃子這麼好，怎麼大家都不知道呢？

邵力子夫婦走後，中國銀行總裁貝祖貽夫婦上山，和張學良夫婦也盤桓了半個月離去。其後，浙江省會警察局長趙龍文夫婦，也到雪寶山住了十幾天。趙龍文在大陸淪陷後來台，曾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等職務。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間，蔣中正委員長同父異母兄長蔣錫侯，在溪口墳莊開弔，南京國民政府要員紛紛到溪口弔唁，一時間冠蓋雲集，少帥也由劉乙光隊長陪同前往致弔。蔣錫侯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驟聞其弟蔣中正因西安事變被張少帥劫持，一時驚嚇因而中風逝世，當時彼係一地方法院院長。

有一次張少帥在雪竇山遊罷返招待所之際，遠處突有一少婦遙指少帥哭喊叫罵，經打聽後係蔣中正之宗侄蔣孝先妻子。蔣孝先曾任憲兵團第三團長，在北平駐紮過，西安事變時為蔣委員長長的衛隊長，因而在華清池殉難，此時蔣孝先妻子正在雪竇寺為其亡夫作佛事。

嗣負責監視張學良的軍統局人員，發現駐在溪口憲兵特務連連長陸文康，係蔣孝先憲兵第三團，所屬特務連，該連駐防雪竇山週圍，負責張學良的安全責任，恐生意外，遂將此種情形呈報上級。蔣中正委員長獲悉，立命憲兵司令部，將陸文康特務連全部調防他地駐紮，另調憲兵第八團第七連連長董鶴年，到溪口瓜代陸文康連所有防務，祇此一端當可獲悉蔣中正對張學良安全之關注。

遷居黃山再遷萍鄉

七七事變後，我國即決心不能再有一寸土地喪失，嗣日軍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復進兵佔領我國故都北平與天津兩大城市。蔣中正委員長，乃於是年八月十三日，主動先行攻擊在上海日本駐軍，遂展開名聞全世界的淞滬戰爭。

戰爭初期，國軍曾席捲上海日軍所有據點，最後僅剩匯豐碼頭一隅之地，嗣日軍獲得海上增援，始免於全盤敗北。中日兩軍在上海廝殺了八十七天之久。民國二十六年十月間大場淪陷，國軍撤出上海改而堅守蘇州河南岸陣地，嗣日軍於十一月間在杭州灣登陸，並以迂迴戰術向廣德、宣城、蕪湖進攻，以包圍南京。

張學良住的溪口，這時已接近戰區，十月底左右在蔣中正委員長為了張的安全，命令其外甥俞濟民至溪口，負責將少帥先行撤往安徽黃山。俞濟民當時係任寧波警察局長，他派了八輛大卡車，載運少帥衣物行李及警衛人員，並由浙江省保安處派二十名武裝人員開路，少帥則坐着他的小汽車夾在中間，十輛大小汽車浩浩蕩蕩的離開溪口到了黃山。

黃山風景秀麗，山川如畫，張學良一行多人住進黃山一棟新建洋房裏。這棟房子很大，布置也很幽雅別緻，據說還是曾任北洋政府執政的段祺瑞的別墅，大門上掛着一幅橫匾，寫着「居士林」三個大字。段祺瑞為袁世凱龍、虎、狗三大將之一的老虎，他為人剛直不阿，雖為北洋軍閥，但他主張共和國體，並不贊成袁世凱的帝制自為，使洪憲皇朝短命而終，保住了中國共和政體。在張勳復辟時，也賴段祺瑞在馬廠誓師，揮大軍進逼京畿，張勳辦子軍倉皇敗退，第二次保全了民國的法統。再加上辛亥革命時，段祺瑞領銜，向清廷要求退位還政於民，肇建共和政體，是為三造共和。

張學良對這棟房子十分滿意，加上黃山風景

秀麗，因此對離開溪口並無不適應情形，反而十分高興。不料日軍自杭州灣登陸後，左翼軍向蕪湖迂迴時，已接近黃山所在地的歙縣縣境，張學良等在黃山住了一晚之後，第二天早晨，歙縣縣長，派人慌慌張張的到了黃山居士林，要隊長劉乙光到歙縣去接一個重要電話，說是從南京打來的，是軍事委員會的電話。劉乙光馬上跟着來人，到了歙縣，才知道這個電話是蔣委員長親自打來的，命令少帥等一行立刻離開黃山，到江西的萍鄉去待命。劉乙光在電話中向蔣中正委員長報告說，他們現在沒有交通工具，因為浙江保安處派來的車子已經回去了，同時手中也沒有足夠遠行的費用。蔣中正立即指示，可到屯溪去封車，錢可由歙縣縣長暫借。

說起屯溪這個地方，是安徽省政府抗戰期間皖南行署所在地，安徽省被日本海軍以長江為界分割為二，北部由立煌（金家寨）的省政府治理，南部則由屯溪的皖南行署負責，因此屯溪在抗戰時頓成皖南政治重心，相當繁榮。

據邱秀虎描述，在劉乙光與蔣委員長長通話時，劉怕歙縣縣長不信，或者會有所推拖，遂把電話筒遞給歙縣縣長，於是蔣中正委員長又親口向縣長交代了一次。縣長親自與蔣委員長通話後，緊張得不得了，馬上說縣裏可借三千元法幣應用。劉乙光回到居士林，立刻向張學良報告，說黃山無法久住，並由警衛的憲兵連長董鶴年派排長韓儀帶領一排憲兵到屯溪去封車。這時的屯溪因為南京已在日軍包圍之下，屯溪市面已趨紊亂，憲兵排長韓儀遂決定趕快下手封車，於是憲兵們

拿出軍事委員會大封條，貼封了江西省公路局客車四輛，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車三輛及客車一輛，同時將所封車輛司機與助手一共留下十五人協助撤退。

歙縣縣長見車已封好，於是派了十名保安隊員，協同憲兵押車，他自己也拿着三千元法幣，一同上了黃山。張少帥在黃山僅住了三天第四天就向江西萍鄉出發待命。蔣中正在南京被包圍，軍情緊張萬分之際，猶親自打電話安排張少帥遠離戰區，由這件事來說，足可證明少帥所云蔣張之間「親如骨肉」之說信不虛也！

張少帥在黃山那三天，曾去居士林附近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及溫泉去參觀。少帥有意洗個溫泉澡，警衛們以天氣日冷，溫泉的水溫不高，勸阻少帥以免感冒，張學良遂行作罷。張學良到黃山第二天下午，有一六十餘歲老翁到訪，自稱曾隸屬張大帥部下，昔年曾隨大帥南征北討，現已年老，退隱山林了。這位老翁出現，雖然給監視人員帶來一陣錯愕與緊張，但因已決定日內離黃山他去，對此也就沒有採取特別措施。

張學良一行在黃山總共住了三天，第四天就揮別黃山居士林西行，向江西西部的萍鄉出發。萍鄉為一煤礦產地，在清朝末年，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組織了漢冶萍鋼鐵公司，這個公司是利用大冶的鐵、萍鄉的煤，在漢陽鋼鐵廠煉鋼，並供漢陽兵工廠製造兵器，因此漢冶萍公司可算是中國早期工業，一個相當成功的典範。

從黃山出發，走了兩天就到萍鄉，很意外地在萍鄉這種中國內奧地區，也呈現了戰時景象，

由外地逃來的難民很多，街上秩序也因為難民的來臨而異於平時。張學良一行因為臨時到萍鄉，並且當局並未決定讓張等在此久居，因而事先並沒有安排一定的住處。警衛人員乃在萍鄉城內一條很繁華的大街上，找了一家名贛西飯店的旅社，在二樓租了六個房間，暫時住下。從屯溪封來的汽車與司機，決定全部暫時留下，為了安撫留下人員情緒，每人發法幣十元，同時因為天氣日寒，另發給每人棉大衣一件，他們因為知道這些人是來自軍委會，來頭不小，也不敢潛逃，只好隨從這些軍警人員在萍鄉待命。

因為張少帥及警衛人員在萍鄉，沒有繼續奉到其他命令，所以只得在本地疏情形下，暫住下來。住在贛西飯店二樓，因為來往人多複雜，警衛們對張少帥的監視更加嚴密，讓少帥住在中間房內，警衛們分住兩旁。後來因為不知在萍鄉究竟要待多久，隊長劉乙光吩咐大家分頭到各處找房子，剛在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附近找到一所房子，房子很大在萍鄉算是數一數二的好房子。房主為蕭先生，係在外省一所大學裏任教授，只有眷屬幾個人住在家裏，劉乙光決定將這家二樓七個房間全部租下，樓下三間飯廳共用，每月租金一百六十元。

中國內地一般縣城或大的鄉鎮，大都是僅有一條商業大街，這條商業街店舖林立，除此之外多為住宅街巷，很少再有像樣的商店。當時萍鄉也是如此，因此張學良在萍鄉時頗覺苦悶無聊，尤其萍鄉根本沒有有名的古蹟，居住在民房裏，當然也沒法闢建球場與設置櫃子等運動場所了。

在萍鄉差不多一個月時光少帥僅到大街上走了兩次，順便買些日用品，在當地人仕只知張少帥是一位大官，所以有這麼多警衛護衛左右，誰也沒有想到他就是「西安事變」的發動者，改變中國歷史的人物。

南京失陷續遷湖南

張學良在萍鄉住了約摸一個月時光，軍統局轉達蔣委員長命令，立即遷移到湖南南部的郴縣去居住，當將即刻遷移的事通知少帥時，他表情很不好看，並且到牆腳去看掛的地圖說日本人怎麼打得這麼快呢？張少帥總領東北軍政，九一八事變後的錦州戰役、熱河戰役，以及長城戰役，都是在少帥指揮下進行，日本軍的實力少帥應該比誰都清楚。因為那時的日本經過幾十年軍國主義的準備，日軍武器配備是世界第一流，每一個聯隊（約等於國軍一個旅）都有重砲部隊、坦克部隊、重機槍部隊、迫擊砲及鋼砲部隊、輕機槍部隊，並有空軍的掩護。而國軍一個旅，能有幾挺機槍就不錯了，全旅官兵不過是每人一枝步槍而已。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除步槍外每人多背一支大刀，希望在肉搏戰時多殺幾個日本人。但是日本兵在喜峯口吃過二十九軍的虧後，全力避免肉搏戰，使身背大刀的二十九軍將士徒呼負負而無可奈何！大刀竟無用武之地！

國軍在上海一隅與日軍鏖戰八十七天，死傷近百萬，除五十萬中央軍以外，各省增援部隊亦近五十萬，這些部隊非死即傷，退到南京又被包圍為日軍屠殺殆盡，名軍事戰略家徐培根曾云：

「南京失守後，國軍損傷奇重，幸日軍未能及時西進，否則不消一個月武漢就要失陷了。」不過，當時的張學良將軍不知國軍傷亡之慘重真正情形，任何局外人對上海大戰之後，國軍面臨崩潰的情形均感意外與錯愕，真是倘非蔣中正沉着應付，立刻整軍再戰，中國勢將淪亡，世界歷史也要改寫。蔣中正將面臨崩潰國軍迅速整編，藉着中國人悲壯不願作亡國奴精神，兩個月後即行重整旗鼓。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間，徐州外圍激戰中，竟獲得台兒莊大捷，日本人始悟上海與南京之佔領，非中國戰場之終結，而係開始也！

張少帥離開萍鄉，向湖南省南部的郴縣出發，只走了兩天多的行程，就到了這個清朝時名郴州的郴縣，少帥一行先在郴縣南門大街的上海旅社住下。休息了兩天，警衛們才到指定居住地點為郴縣城外蘇仙嶺上的蘇仙廟。蘇仙廟很大空屋也很多，只有兩個道士居住。因此，蘇仙廟兩邊荒烟蔓草，荆棘叢生，更顯得蘇仙廟破舊荒涼，若不是張少帥奉命到此居住，恐怕再也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

蘇仙嶺離郴縣約有四華里，若從山脚登山到山頂蘇仙廟，因路小曲折崎嶇而行，倒有七、八里路程。蘇仙廟本身雖然已破舊，但蒼松古道，原始森林矗立於古廟周圍，自然風景頗佳，附近居民說，蘇仙廟內有鬼和狐仙，但與兩個道士尚能和睦相處。

負責張學良監管工作的警衛人員，先雇工把蘇仙廟三間正房修好，讓少帥住進去，警衛人員則僅有部份住在廟內；過了幾天其他房子均修繕

一新時，所有人員包括住在郴縣上海旅社人員才全數搬到修好房間內，步入正軌。劉隊長又在當地包了四頂轎子，八個轎夫，準備少帥與致好的時候，上山下山之用，同時也為來訪長官及客人們代步。

自作作息時間讀書

張少帥住進蘇仙廟後，他認為郴縣已為中國內奧腹地，日本不大可能打到這裏來，如真的連郴縣也有問題時，那麼整個中國也就到了覆滅亡國的地步。因此，張少帥認為這裏大概是他在羈押時期的永久地址，除了他恢復自由外，將是不會離開蘇仙廟了。所以少帥的情緒已不似在萍鄉時那樣不穩定，開始自己製定作息時間看各種書籍。少帥對晚到好幾天報紙興趣很高，只要報紙一到，他就把其他事情放在一邊，很仔細的閱讀報紙，看看抗戰的進展情形，有時他還一面看報紙一面查對地圖，戰事順利有勝利消息時他隨之高興，戰事逆轉喪師失地，立刻顯出懊惱的臉色來。

蘇仙廟中歡度春節

民國二十七年的春節，張少帥是在蘇仙廟過的，那時政府已名義上遷到重慶，實際上主要人員都在武漢，只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帶少許隨員在重慶。這時中國正值抗戰開始後的最黑暗期，南京失敗的創傷由於德國陶德曼大使的調停中日談和，蔣中正委員長利用這種情勢與機會，很迅速的重編散亂的部隊，同時中俄航空協定簽字。

中俄航空協定，由中國以桐油、茶葉、毛皮。糧食換取蘇俄約三百架飛機外，並由俄國派志願航空隊到中國，協助中國抗戰。這時蔣中正聲明，日本必須完全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否則中國仍將繼續抗戰，並指日本自稱「不以戰勝國自居」，蔣說「難道我們中國就以戰敗國自居嗎？」日本基於以上情勢，由近衛聲明：「日本今後不以蔣介石政權為對手」，伏下策動汪兆銘組織偽政權的動作。

因此，張學良在湖南郴縣蘇仙廟過春節時，一掃這幾個月心中的陰霾不快，他很高興的在飯廳推牌九作樂。少帥當莊，與十幾個警衛隊員玩的非常盡興，少帥輸了千餘元面不改色，一直玩到深夜一點鐘才作罷，因為少帥手中的錢已輸光了，這當然是少帥故意輸的，讓大家都高興而已！春節後，張少帥一直都很高興，有一天他下山理髮，身穿一件藍色的絲綢棉袍，戴一頂鴨舌帽，非常飄逸瀟灑，道旁人民均注目而視，知道少帥當是一名非常人物。少帥找了一家女子理髮店去理髮，給他理髮的是一個最多二十幾歲的妙齡女髮師，臉上長有麻子，但是麻中帶俏。回到蘇仙廟後，少帥連稱這名女理髮師手藝好，修面刮鬚子時用刀輕重適度，顯然是下過功夫的。過了一個多月，少帥讓警衛們把那位女理髮師請上山來，給他理髮，這位女理髮師，很胆小，不願跟警衛去。女髮師認為跟儘是一些大男人們，有點不放心，也不願到蘇仙嶺的山上去為一位大人物去理髮。她說山高、路又遠、山路又崎嶇難行，但是拗不過警衛們說好說歹，她才坐着給她雇的

轎子上了山，理完髮後又用轎子送她下山。少帥後來知道這位麻面女理髮師，不願意上山理髮，以後也就沒有再找她。

砲兵中校惹出麻煩

張學良有一天下蘇仙嶺，到郴縣城內一家浴室去洗盆浴，由劉乙光隊長陪同，並有十二名警衛隨行。正在街上行走時，忽然有一名砲兵中校的軍官，在看到張學良時，立刻立正，畢恭畢敬的向少帥致敬。這時少帥却視若無睹的，仍然如常前行未予還禮也沒有和這位軍官講話，這一下子却把警衛們嚇得目瞪口呆張緊萬分，這裏怎麼有認識張學良的軍官呢？未到浴室時，先派人假意向浴室聯繫，然後向張少帥說，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了，沒有空，改天再來吧！事實上是警衛們怕出事，故意扯謊，希望張少帥趕快回到山上去，以策安全，張少帥笑笑說，那麼就改天再來吧！特務的工作，就是要警覺性高，什麼事也大意不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也！

張學良住在郴縣仙公嶺時，軍統局派組員黃靜宜，常駐郴縣郵政局內，專司秘密檢查所謂「張學良先生招待所」內包括張學良及所有警衛人員來往信件。當時所有警衛人員，都受到上級的指示，與親友或通訊時，一律不許談及有關張學良的任何情況，若有不遵從被發現必受嚴厲處分。黃靜宜在檢查信件時，如查有任何人在來往信件中，有涉及張學良之處，一定根據收信人、寄信人作刨根究底的方式追查到底。若在信件中不經意的提到有關張學良之處，亦必把信件有關的

話塗去，或者乾脆把信截留不郵寄出去。張學良自己寫的信，必須經由劉乙光隊長，先寄到軍統局，再由軍統局審查送郵或者轉呈蔣中正批閱後再發出。

張學良在城內，碰到一個東北砲兵中校致敬後，警衛人員立即與軍統局駐郴縣郵檢人員黃靜宜聯繫，追查向張少帥致敬軍官一切情況，並要匯報。黃靜宜遂與警衛人員找到駐郴縣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中校聯絡官曹參謀。曹參謀亦係軍統局派駐專員公署，負責這一地區情報工作的人員。經過大家調查了解後，才知道政府剛從外地調到郴縣一個砲兵獨立旅，這個砲兵旅下轄兩個砲兵團，有兩、三個中級軍官是東北軍砲兵部隊改編過來的，那個向少帥致敬的軍官是砲兵團的中校副團長。

警衛人員把這個情況弄清楚以後，大家心中都有點不安，因為任何事不得向壞的地方打算。假如，這個軍官對張少帥特別忠誠，並了解蘇仙嶺內的警戒人員就這麼一點力量，如果他能動員砲兵團部份人力，而採取突然行動，在彼眾我寡的情形下，此地爭取外援又不容易與情況下，萬一出了一差錯，這如何得了！經過大家商量後，決定一面儘速通知軍統局，一方面加強警衛戒備，只求不要出事。

劉乙光隊長係郴縣鄰縣永興縣高亭司鎮人，他惟恐在蘇仙嶺的蘇仙廟太偏僻，必要時尋求支援不易，於是他想到把張少帥遷到他的家鄉去。因此第二天劉隊長便偕同一個隊員，坐着汽車前往高亭司鎮去查看有無合適的空房子可以搬去住

，結果找到一個停止招生的小學，有房間二十個左右，門窗還好，因此便決定搬到這裏來。劉隊長到當地鄉公所，說軍委會要借用這座小學，鄉公所人員一聽說是軍事委員會，那有不肯借的道理。因此，立刻鳩工先行修整了三間房，其他房子也跟着開始修理，第三天張少帥便搬到高亭司鎮來。

張學良對於此次突然搬家，表面上沒有表示什麼，其實他知道是那次去洗澡堂要洗盆浴時，碰到一位砲兵中校有關。有一天少帥突然向劉乙光等說，那天去洗澡時，在路上碰到那位軍官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他！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